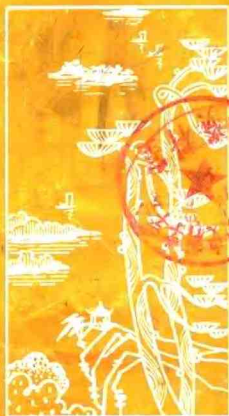


淳安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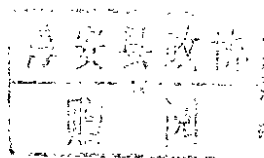
第二輯

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

淳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Y71.82/p6



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

一九八六年七月

淳安文史资料

目录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途经淳安……………江涌贵（1）

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我县的两场战斗

……………方光清 张化植（3）

储家父子救护红军战士……………余允乾（6）

守港口镇的战斗……………张中亭（8）

西警察所员警被俘记……………胡周洽（12）

期的淳安……………沈松林（15）

的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江涌贵（28）

一支抗日武装……………徐邦俊 徐俊坤（31）

捐木造机场……………汪光盛（35）

回忆我的父亲——方赞修……………方祖耀（37）

接管严州师范和淳安中学的经过……………杨葆甫（43）

南下淳安的回忆……………张中亭（48）

解放初期工商界的爱国行动·····	孙孝街 (51)
解放后国民党县政府移交经过·····	朱汤铭 (52)
解放前的淳安报纸·····	方浩然 (55)
淳安茶叶史料·····	何百永 (60)
淳莫肉·····	王永法 (60)
太平军在淳安始末·····	蒋 岭 (60)
吴祥达轶事·····	方路庄 (74)
淳安育婴堂·····	张化楨 王留芳 方光清 (76)
淳安“跳竹马”·····	陈起袁 (77)
民国时期淳安最后一任县长 ·····	张化楨 方光清 (81)
戴笠出巡淳安杀害无辜目击记·····	刘沛芳 (82)
戴笠、杜月笙来淳活动点滴 ·····	杨玉清口述 方国生整理 (84)
翁达其人·····	绩 溪 (86)
为进一步做好《淳安文史资料》编辑工作致作者和读者的信 ·····	编 者 (88)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途经淳安

江涌贵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党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与警卫员刘九州同志戎装简行，从重庆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代表党中央向新四军广大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敦促项英贯彻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同志在云岭紧张工作了十七天。

三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志由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陪同离开新四军军部，经过太平，先到歙县岩寺新四军的一个兵站传达了中央指示，然后乘兵站预先准备好的两辆大卡车，途经淳安咸坪、茶园等地，于三月十七日傍晚到达金华。

三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又从金华启程，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陪同下去天目山浙西行署。因几天以前，天目山区各县当局和部队就接到黄绍竑的命令，所以，专车经过之地沿途布满岗哨，并组织欢迎。周恩来同志到淳安后，当天晚上就住在淳安老城后院。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一行改换军装，并改坐滑杆（即轿）和骑马。当时天气较凉，他们都披着军大氅。周恩来同志一行有八九个人，有的穿草鞋，有的穿布鞋。周恩来同志骑着一匹白骏马，有一伺

养员随行，途中谈笑风生。他们从潭头翻岭去分水，傍晚到达于潜。之后，周恩来同志与黄绍竑在浙西行署会晤，商讨公务。

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同志离开绍兴到金华。四月二日，在黄绍竑的陪同下，乘车赴丽水，视察了云和大港头兵工厂和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在大港头兵工厂对工人讲话。当时担任国民党丽水县党部主任委员的方祖楨（淳安人）曾去大港头兵工厂迎接过周恩来同志。离金之前，周恩来同志还向记者和文化界人士发表了抗击日寇、收复失地的演说，号召人民提高战斗精神，保卫家乡。

（本文根据一九三九年的《东南日报》、《中共中央大事年表》，省政协文史资料选编20辑龙跃同志的文章，刘九州同志的回忆及访问金温予、梁超群、叶绍基等人的记录整理）

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我县的两场战斗

张化楨 方光清

淳安县（含遂安）地处浙西边缘山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次途经淳安。第一次，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从常山到达淳安县白马，二十四日翻过连岭到安徽。第二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淳安县白马，二十九日凌晨由临歧转到分水（今属桐庐县）。第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开化大麦岭转淳安县内的扎源、樟村等地，一月十一日离淳。

三次途经淳安，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数次战斗，消灭了数股敌人，其中“送驾岭之战”、“白马之战”尤为突出，为后人久久缅怀和传诵。

送 驾 岭 之 战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部队（红七军团）从鲁村（今龙川乡）出发，朝皖南方向挺进。国民党第四十九师一部尾追不放。下午三时，红七军团先遣部队离开鲁村，五时，敌四十九师就到了鲁

村，这时，我军已翻过送驾岭到达语溪（今双源乡）。敌军追到送驾岭脚，被我军后卫部队打死两人，敌退至姚家吃了晚饭，再次进入送驾岭脚。我军先头部队在语溪、陈家村、连岭脚安排好吃住后，为了掩护大部队前进，军团首长命令前卫部队返回送驾岭，将一面红旗插在岭顶亭子后面的半山腰，以迷惑敌人。半小时后敌军到达送驾岭脚，看到了红旗，认为红军就在山上，便向山上开枪射击，这时埋伏在另一侧的我军，也向敌人集中射击，打死打伤不少敌人，后即迅速转移。天黑时，敌四十九师另一部从板桥、七里境对面窜来，企图占领送驾岭，看见对面山上有人正朝着自己射击，以为是红军部队，就开枪还击，一直打到次日拂晓，双方吹号，才知道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据对七里境烈石桥头、送驾岭两个“孤坟碑”考证分析，这场战斗敌人死亡有一百多。

白 马 之 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国民党军一架飞机在白马上空侦察后，投下了三枚炸弹。此时红十军团十九师部队已疏散在大坪山、乳洞山及芙蓉山。上午十时光景，浙江保安纵队两个团从常山经界牌尾追至白马。敌军刚追到大桥头（现在白马乡大桥头）时，隐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措手不及。当时敌人有挺机枪架在里湖村东侧的一个平坡上，向红军射击，对我军威胁很大，我红军当即派了九名战士前去夺取机枪，不幸中弹牺牲八名，最后一名战士，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夺得机枪，保证了战斗胜利。这次战斗从上

午十时开始直到天黑结束，消灭敌人一百余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子弹一批，是为北上抗日途中有名的“白马之战”。为缅怀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九八四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在白马建造了一座高八点五米的“红军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本文根据党史资料搜集整理）

储家父子救护红军战士

余允乾

一九三五年元旦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方志敏、粟裕、刘英等同志率领下，冒雨从开化大麦坞来到遂安境内。路过储家坞（今淳安樟村乡境内）时，因雨后不久，山路泥泞，大队人马行军十分艰难，战士们的身上沾满泥水。贫苦老农储来法看到这种情景，便返身回家，抱来一大捆稻草、玉米杆和其他杂草，一把一把地铺在红军经过的路上。正好方志敏同志骑马到来，便下马问明储来法的姓名，热情赞扬他热爱红军的深厚感情，代表红军指战员向他致谢。储来法见这个长官和蔼可亲，也问他叫什么名字，在红军里当什么官。方志敏诙谐地说：“我在部队里当‘千总’”。两人亲切交谈了一阵以后，方志敏便上马走了。

这天傍晚，一位负责收容伤病员的同志来到储来法家，同老储商量，准备将病员田仁永留在他家养病。储来法不顾风险，满口答应，和儿子坤荣一起，把田仁永接到家中，精心照料，采药治病。为了避开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查，储家父子在屋后山上搭了一个草棚，架起床铺，生起炭火，让田仁永居住。储坤荣每天偷偷地上山，送饭、送水、送药，两人亲热的象亲兄弟一样。田仁永在储家父子悉心护理下，病情很快好转。

元宵节后，毗邻的安灰怀宁县璜尖乡公所的人，三天两头在边境地区搜索红军，有时也闯到储家坞村。储家父子担心田仁永被敌人发觉，又偷偷地将田仁永转移到离储家坞几十里地的遂安叶村（今属淳安叶村乡）亲戚家中。三月初，田仁永疾病痊愈，才辞别储家父子去寻找部队。

解放后，田仁永同志曾给储家父子来信表示感谢。一九五六年八月，又特邀储坤荣到北京去玩。一九八二年九月，田仁永同志向县有关部门介绍了他在储家养病的经过。当年他系红二十师二团青年干事，病愈后曾回江苏老家，抗战军兴后又到了延安。如今，田仁永同志担任中共吉林省延边州委第二书记，州政协主席，已是七十高龄的人了。储坤荣仍健康地生活在储家坞村，家庭生活很好。

坚守港口镇的战斗

张中亭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中共港口区委和港口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区政府设在港口镇周王庙内，那是一幢两层楼房，大门口有一个小院子，四周有围墙。

那个时候，我们区委、区政府总共只有11个人，其中南下干部7人，本地干部4人。因为刚解放，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仍然十分嚣张，组织了所谓“反共救国团”、“浙西剿共总司令部”和“淳安县政府”，到处进行破坏捣乱。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以徐震东、方祖亮和汪维新为首的土匪武装约五百余人，偷偷地将港口镇包围了，企图将我们区里的干部全部活捉，然后洗劫港口镇。

就在土匪包围港口镇的那天下午，我接到县府秘书张立刚同志的一个电话，县府为了保卫各区安全，防止土匪袭击，已准备五挺机枪分发给各区政府，要我们第二天派人去领。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将电话内容告诉程建伦同志。当时，不久前才分配到港口工作的原三十七军属下的机枪班长老曹同志也在旁边，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说让他去扛来。我插嘴说，明天早饭后再去也来得及。他坚持不肯，吃罢晚饭就上县城扛机枪了。港口离县城有二十里路，老曹把枪扛回来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幸亏老曹果断坚决，及

时把机枪扛回，第二天就派上大用场，不然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

次日黎明，区政府食堂炊事员老王和往常一样，到港口镇小学去挑水。大约距离镇小100多米处，土匪的岗哨发现了老王，以为我们发现他们的行踪了，扣响了扳机，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枪声。老王知事不妙，丢掉水桶，迅速地跑回来。

我们全体区委人员在朦胧中听到枪声，立刻意识到出现敌情，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各人都拿起了自卫的武器，我身背一支“三八”式步枪，手提一支手枪，迅速地奔到楼下，刚好碰上跑回来的老王。他扼要地向我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后，我立刻把大门关上，站在窗口观察动静。那天，县委宣传部长郑毓汉同志也在区里，他和程建伦、马存岭一起紧急商议击敌对策，程建伦叫我马上挂电话报告县府。电话是县府秘书张立刚接的，我刚说了一句“港口镇被土匪包围了”，电话就不响了，可能正在这时，电话线被土匪切断。

不久，港口镇东、南、北三面都响起了机枪声，唯独通往县城的西面没有动静。我们判断，这是土匪在施展阴谋诡计，故意让开一面，待我们中计往县城撤退经过苍峰村时，土匪可以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妄图一网将我们打尽。我们经过讨论后很快统一了认识，决定坚守港口，先一枪不发，不暴露实力。我们有一挺机枪，手榴弹也多，子弹也充足，凭着高楼大墙，是完全能够坚守住的。

王午九点钟后，土匪里面的小喽罗们发出“冲啊”、“冲啊”的嚎叫声，眼看土匪就要发起冲锋了。这时，我们的机枪已摆在窗口待命。我伸出头向东观察情况，突然一颗枪弹从窗口打进，正打在我头顶的一块砖上，砖灰纷纷飞

起，老曹喊了声“好险”！我连忙俯下身来。老曹和我都望着在我们身边的郑部长和程指导员。郑部长知道我们的意思，和程建伦同志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就下令说：“打吧！狠狠地打！”

我们的机枪发言了。一发发子弹向窗外的玉米地里飞去，那里面躲藏着敌人。这时，有的土匪已嚎叫着冲到我们区府的围墙下面，我们的机枪一阵扫射后，这些乌合之众又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并隐约地传来他们相互责骂的声音；侦察时说没有机枪，怎么现在又有机枪了。老曹打了一阵后，变换射击位置在西面、北面的窗口又打了一阵，让土匪分辨不清我们到底有几挺机枪。隔了一会，我在楼上窗口观察时，发现敌人的两具尸体倒在路旁。

敌人的冲锋被我们打下去了，我们的机枪也停止射击。大约十点钟左右，我们设在杨家桥头的临时仓库被敌人烧着了，浓烟滚滚。那里存放着我们准备运往上海的三万八千斤稻谷。看仓库的是新参加工作的滕安九和陈复善等同志，区委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后来才知道，拂晓时土匪的枪声打响后，他们就躲避到附近的群众家里去了。十二点钟以后，四周已听不见枪声，我们分析，敌人可能组织新的进攻，或者拖延到天黑以后，凭他们是本地人的有利条件再来围攻。我们也沉着地准备应战。

正在这时，有人敲区政府大门了，我一看，是港口镇上我们培养的第一个积极分子汪港口。他喊叫着说：“快开门，解放军大部队来了”。果然，汪港口的身后，有穿着整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同志，我们十分高兴，马上开门把他们迎进屋里来。等这支部队的连长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以后才知

道，原来这是一个巧合。他们是十二军驻安徽某部的一个连，奉令押运粮食到上海。途经港口东门村时，听到港口方向枪声大作，连长意识到有敌情，马上命令粮船靠岸，部队下船后就往港口方向跑步前进。当部队快到港口时，被土匪发现了，土匪误认为我们的增援部队已到，吓得狼狈逃窜。

这支护送粮食的解放军指挥员，听完我们的介绍，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就马上命令炮手选择有利地形，架起了迫击炮，隔河向溃逃的土匪袭击，匪徒吓得往早禾埠方向逃去。护粮部队因有重任在身，没有再去追赶。

这是我南下后经历的一场战斗。

桥西警察所员警被俘记

胡周洽

一九四九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的命运。活跃在淳安北乡的皖浙支队淳分昌办事处所属游击队，为了配合解放大军渡江，加强了在桥西镇附近的活动，准备伺机消灭桥西警察所。

当时，桥西警察所共有二十余人，长短枪二十余支。所长屠日新，巡官余荣之，他们对共产党游击队既恨又怕，白天在镇上欺压群众，搜捕游击队员，一到晚上，就胆战心惊，东躲西藏，深怕游击队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

浙皖支队淳分昌办事处当时由吴绍海、王成信两同志领导。为了捣毁桥西警察所，先后派出朱青（又名朱凡）、张策、许义生等同志化装潜入桥西镇，一面到店员工人中开展工作，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一面具体摸清警察所人员、装备情况及活动规律。许义生曾是镇上的店员。我当时在镇上章玉成号商店当店员，许义生来镇上秘密活动时经常同我住在一起。当时镇上章玉成号商店的老板章铁昭（又名铁牛）先生是皖南绩溪县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倾向，许义生等对他进一步做了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也成为游击队的支持者，后来章铁昭先生确为游击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四月初，章铁昭了解到警察所有一巡长想离队。许义生

叫章铁昭把这个巡长请来，对他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劝说他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这位巡长最后表示：“你们要我办什么事我一定照办”。许义生要他经常把警察所的活动情况报告我们。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游击队加紧了围歼警察所的准备工作。四月二十八日中午，这位巡长告诉章铁昭，这天晚上全部警察要躲到桥西镇对面山上几个草棚里过夜，请他设法报告游击队。章铁昭觉得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找我商量，并要我以讨账为名，立即赶到奎星桥，许义生的联络点就在奎星桥高仰记商号内。我顺利地完成了送情报的任务，傍晚赶回桥西镇。

这天深夜，淳分昌办事处所属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在指导员张策同志率领下，直奔情报提供的具体位置，把几个草棚包围起来。几名游击队员迅速接近警察所长和巡官躲藏的草棚。随着几声枪响，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在草棚四周掀起，声震山谷。被枪声和喊声惊醒的警察们顿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游击队员接着展开政治攻势：只要你们缴枪投降，一个不杀，愿留者留，愿回家遣散回家。并指名要警察所长在五分钟内回话。屠日新等人知道已被包围，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只好战战兢兢地答话：只要游击队不杀我们，愿意投降。就这样，屠日新、余荣之带着二十多名警察，按照游击队的命令，把枪支全部集中放在一起，然后站好队，听候处理。

四月二十九日清晨，游击队员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带着二十多名俘虏开进桥西镇。桥西人民看到这一情景，兴高采烈地放鞭炮，呼口号，欢庆游击队的胜利。游击队立即对群众